

吴三桂演义

佚名



吴三桂演义

张蕊青 王同书校点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一二〇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•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1.75印张 2插页 237千字

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•
ISBN7-5059-0535-X/I-336 定价: 4.95元

简论《吴三桂演义》

(代序)

史 平

凡是涉猎一些古今中外文史知识的，都会感到中国的历史演义是中国典型的特优产品。外国间或有象中国这样从盘古开天辟地到当代的系列历史记载，但却绝对没有依据这些系列记载写成的历史演义。中国的历史演义不仅就其系列性可以登上世界文学高峰，就其内容和艺术而言，与荷马史诗等世界文学名著相比也毫不逊色，因而，其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，笔者想就《吴三桂演义》作些探索。

1

“历史演义”既然是文学作品，不外乎写人写事，但唯其是历史演义，它又有其不同于其它文学作品的特殊性。这特殊性首先表现在“史论”、“史识”上。吴三桂在我国历史上是大名鼎鼎的有争议的人物。有人说他是丧心病狂的大汉奸，“冲冠一怒为红颜”，就是代表性的看法；甚至因此更强调女人祸水论（当然，也有不同看法）。对吴的失败原因，更是众说纷纭，有谓其为女人所缠，有谓其为宵小所

误，有谓其为明灵所惩，等等。这些议论何尝没有点历史根据？历史正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客观存在，正如列宁所说可以找到证明自己任何观点的例证。然而，上述关于吴三桂的议论，似乎都是漫不经意的画师，在遥远的地方向吴三桂一瞥而留下的平庸速写，人象是人，某些地方也有吴的影子，但仔细一对照则面目全非。《吴三桂演义》的突出之处，是较准确而全面地刻画了吴三桂的形象。象其它优秀的历史演义一样，首先表现在以其卓越的史论对历史人物作了较为客观的评价。

“历览名臣与佞臣，读书同慕古贤人，乌纱略戴心情变，黄阁旋登面目新”，这郑板桥独具只眼的读史诗，也可移用于评析吴三桂。《演义》写吴青年时文武双全，胸怀大志，在身处逆境时，顾大局，识大体，父亲吴襄因遭同僚奚落，只觉“受揶揄于懦夫之口”，要吴三桂“弃武就文，或得奋志青云”。

吴三桂听了笑道：“父亲差矣！方今国家多事，文臣不识时务，只欺饰朝廷，如燕巢帷幕，自图苟安，设有变乱，若辈岂能以吟诗作赋，保护国家耶？吾父任他揶揄，休要与他计较，他日时来运至，吾父子必有出头之日也。”

由此可见吴三桂看清时势，不为时论所惑。他“益练习弓马，讲求战术”，以保护国家为己任。吴三桂这些言行，并不是羽翼未丰时的韬晦，而是心存邦国的励志，实在难得。

不久，正如吴三桂自己所说，“时来运至”，为毛文龙赏识，毛锥脱颖了，初步发迹时值得注意的有两件事：一是毛文龙被袁崇焕斩首时，毛亲信耿仲明等倡议杀袁为毛报仇。吴急止，认为袁“亦有才能者，若必谋杀之，不特躬为

反叛，且旬日间损两员大将，国益危矣！”可见吴三桂不仅知人，更是以国家利益为重，在时势复杂危难的紧要关头，他能力排众议，避祸为国，存贤留才，确是有远见卓识的；另一件事是“强索”陈圆圆。田畹畹一老配年轻貌美的陈圆圆，实在是“不相称的婚姻”，真是“尸居余气杨公幕，焉得羁縻女丈夫”，而吴在当时与陈正是“国士无双，名姝绝世”，堪称佳偶。且吴与陈原本有情，只是田畹先仗势强娶而已；另外，陈也一心想嫁吴，所以事实上并不是“强索”。应看作是顺理成章的婚姻。同时，吴在娶到陈时并未从此终日沉醉在温柔乡里，仍能遵父命与陈分别而成边。到这里可以说《演义》刻画的吴三桂是少年得志，为国干城。笔者以为这个轮廓，并未走样。

吴三桂一生中的关键问题当然是“勾引清兵入关”。

《演义》是以“争美姬吴三桂哭师”和“争陈圆 吴三桂借兵”等章回来描绘的，并未掩吴之过。书写吴三桂初接李自成和父亲吴襄的劝降信，曾考虑要降李的，后得知陈为李占，“性爱的本性乃是排他的”，因之“为红颜”、“冲冠一怒”，也是正常的，而当时形势是吴稍弱，清兵又威胁在背后，清肯予借兵既可免后顾之忧，又可得助力。因而向清“借兵”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问题在于打败李自成后，“借兵”却变成“归顺”。这也要具体分析，因为当时吴已系在清的战车上，“做了过河卒子，只能拼命向前”，灭南明，杀永历是势所必然。当然，“外因是条件，内因是根据”，吴三桂的投清，大千亲痛仇快的事，主要是内因。灵魂深处国家民族的命运、气节虽有，但自私、权欲的本能有时压倒正气，因而遇到李自成、多尔衮这些外因，“恶”的

一面就膨胀了。就象《红岩》里的甫志高，若不是被捕，他也许可能成为共产党的得力干部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，“偶然”、“客观”、“外因”起了重要作用，使吴三桂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，成了历史上遭到后代谴责的人；《演义》对此也符合历史事实地沿着吴三桂的性格作了逻辑的演绎。如初“薙发”时怕部下反对，先瞒着部下；见永历时着明装，被永历责备时惶愧汗下，可见良心尚未泯灭。另外，如果丢开民族偏见，用《三国演义》上的话来说：“大汉疆土，唯有德者居之”，清王多尔袞等也是炎黄子孙，汉族朱姓能当皇帝，为什么多尔袞、顺治他们满族人不能当皇帝？评论吴三桂“勾引清兵入关”，固然不应当用明朝腐朽，应该“引进”先进的满族来振兴中华为吴辩护，但据此称其为民族罪人，铁杆汉奸，遗臭万年，似乎既简单化更有涉大汉族主义之嫌。另外，值得注意的是吴三桂自换服易帜以来，仍是兵权在手的，在他控制的地区，自制钱币，自选官吏，发展生产，改善人民生活，可算是独立王国，可见并未死心塌地“一条豚尾存犹在”，听他对夏国相等心腹的讲话，准备起兵，注意韬晦等，何尝不是“将以有为也”！

吴三桂的另一关键事件是起兵反清，这也是评价吴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书中写了这样几点：〈1〉他的在云、贵、川称王，并非“勉从虎穴暂栖身”，甘当顺民、鹰犬，而是不断壮大自己，窥测方向；〈2〉势难两存时就铤而走险；〈3〉用“复明”作旗号，称帝并非如《清史稿》说的“以自娱”，而是想借此号召他人，当然以“缓称王”为好，但就对吴说来，称帝不称帝，号召力并无多大差别；〈4〉起兵开始时势如破竹，全国震动，但几次战略错误后，化优势为劣势，终于“出师未捷身

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《演义》原《例言》对此作了揭示：

三桂初无起事之心，其忍心摧残明裔者，皆欲结朝廷以自固耳。及自顾不得，始蓄谋起事。故诸说皆以三藩一役，皆撤藩一议逼之使成，此书即本斯意，亦足见吴氏非真知种族主义者也。

三桂本英武神勇，远近所惊，乃入川而后逡巡不进，及一出则因病而退，再出则因歿而归，即王屏藩已大破图海，然终不能扼三辅之险，以通三晋，读者于此当知吴氏必亡之朕兆矣！

吴氏以背明而亡国，其后自帝亦以背明而自亡。

书中反复强调的是“胜多于败，若三桂能以川力突出，谁能阻之？惜吴氏不尔也，故曰：‘吴氏之亡，自亡之也’”“其亡也，由忘背明裔称帝自尊”，为“永历帝作一反面报应”。书中这些议论除开因果报应，确是比前人提供了新的东西。

作者高于时论的历史观还表现在书中以大量的史实表现了“开创时代进取与保守”之得失，以及陈圆圆、莲儿等女性光辉对“祸水”误国的反驳，三桂部将夏国相、马宝等人的卓越才能、赫赫战功，对“臣下误国”的否定，以及“天亡我也”之解嘲哀叹等等。

当然，本《演义》所表露的历史观点，对吴三桂个人以及对那一时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是否都正确，是否都符合历史事实，是大可商榷的，但就本书的作者来说，确是有见解，并且其见解高于时论则是不容置疑的。这对有志于从事

历史演义的著作者来说，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好书。

2

《吴三桂演义》在写作技巧上给如何写好历史演义带来更多的启发。本来在历史演义领域内有象《三国演义》这样辉煌巨著在前，再命笔撰述，实在有点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李白题诗在上头”之感，然而，细读之下，又感到值得总结的经验之多决不亚于《三国演义》。

以取材而言，写好历史演义的技巧并不在于如何处理史实与虚构的比例，七真三假也好，半真半假也好，或者七假三真也好，都好办，笔者查对了《清史稿·吴三桂列传》，《演义》里所述的事，几乎都存在于列传里，可见虚实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囿限历史演义的戒律清规。难办之处在于如何体现立意，如何再现历史真实面貌，而又表现人物性格。曾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又有人说历史总是胜利者写的，好象后人都不能反映历史真实面貌似的。是不是所有历史演义（或其他有关历史著作）均是这种悲观论调的饰词，从《吴三桂演义》看来，并非如此，兹从取材、情节、人物三方面作些剖析。

取材。《演义》从吴三桂青年时期写起，直到三桂老死，其孙吴世蕃被杀，这一段历史时间跨度大，将近一百年，人物众多，书中有名有姓的几百人，事件更是纷纭复杂，以政权而言，着墨较多的有明、清王朝，有李自成、吴三桂政权，有耿、尚二王集团，有台湾郑氏政权，明王朝又有崇祯、南明永历等，清王朝在和吴三桂作战中又有满汉系统之

分。以战争场面而言那就更多了，较大规模的有：李自成破北京，李自成与吴三桂，吴三桂与刘文秀，吴三桂部将夏国相、王屏藩、王辅臣、马宝、高大节、韩大任、郭壮图、胡国柱、杨嘉来、谭洪等与清将岳乐、图海、蔡毓荣、张勇、赵良栋等多次战斗，真是一团乱麻，难以梳理，满园拣瓜，拣得眼花，而作者处理得颇为得体，在材料取舍上给人最大的启发是善于找到并挖掘出历史的深层内蕴，充分加以发扬，为现实提供借鉴。书中例证很多，如开头不径写吴三桂如何发迹，而写毛文龙的得志和被杀，尤其是写毛接见吴时，吴不敢正视，惶惧汗下，试想这个桀骜不驯的吴三桂见到毛文龙竟然就象老鼠见到猫，可见毛之威严如何叫人望而生畏。可是偏偏这位使人见而生畏的元戎，却束手就毙于一介书生袁崇焕之手，是慑服于皇帝的圣旨吗？皇帝并未下令叫袁杀毛，一心为国的袁崇焕也竟如此草率毁国干城，等而下之者可知，明朝大厦将倾，于此可以概见。吴三桂就是在这样官场险恶，干戈遍地，邻邦虎视眈眈的情况下出场的，这些史实取舍得当。类此的还有写吴三桂“薙发”，事先瞒着部下，直到出兵时才告知部下，说是权宜之计，不如此不足以取信多尔袞，再有吴要见永历时，考虑是着明装还是清装也大费一番踌躇，这就较细致地刻画了吴三桂在重大决策前的复杂心理，还算有点良心，但在利害严重冲突的情况下，利欲熏心，昧着良心干了坏事。

材料的舍弃上，《演义》的优点更是大匠运斤，砍削得当。如洪承畴降清的过程那么富于传奇性，完全可以写得曲折多姿，引人入胜，但《演义》只一笔带过，即使洪的一个弟子因愤其降清，当洪面诵崇禎祭洪文以辱洪，也略去了许

多细节，当然因为本书是写吴而不是写洪，但洪也非与吴一无关涉。再如纵横全国的李自成义军也写得很少，这点只要大致思考一下当代著名作家姚雪垠写的《李自成》以及与之有关的小说，就可以略知《吴三桂演义》剪裁之妙；至于与李齐名的张献忠，提及的地方更少。这都证明作者在材料的取舍上的眼光。

情节。本书的情节，不仅具备中国传统的优秀章回小说所具备的丰富复杂、曲折跌宕、张弛有致等优点，还另有过人之处。

《吴三桂演义》，顾名思义，是写人的，写了吴的一生中几件大事：一、娶陈圆圆；二、逃建州；三、借兵破李闯；四、扫荡南明；五、经营西南；六、起兵反清；七、身死国灭。这当中借兵破李闯，扫荡南明，起兵反清是吴事业兴衰的关键和重大转折，书中关于吴的所有镜头的转换与组接都是围绕吴事业兴衰来考虑的，突出了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。开始吴是在困境中成长，实际上是鹤立鸡群，象春笋破土，很快就脱颖而出，这是第一个形象；然后写吴所向披靡，青云直上，谋臣勇将都心甘情愿臣服于吴，吴也从善如流，突出了吴锐意进取的元戎气度，这是第二个形象；再后写吴一步步走下坡路，贪图安逸，不纳忠言，畏葸不前，坐失战机，终于每况愈下，一蹶不振，突出了不是明君、圣主的形象。这样，吴三桂只是一个好的战将，称职的“元帅”，而不是一位英明的开国之君的形象就通过上述情节而跃然纸上了。

情节的特点还可以从故事的开始、蓄势（发展）、高潮

的不同描绘中看出来，开始是多镜头，多角度聚光式，从董其昌的赏许、推荐，从吴对父亲的慨叹，要吴改行而吴不从，从毛对吴的震慑及毛的被杀，从与陈圆圆艰难的结合等等，光芒从四面八方投射向主要人物吴三桂。发展（直到吴起兵反清）则是迂迴曲折涌向“漏斗”，吴三桂拟降李自成是一曲，一听陈圆圆被掳就不降李而投多尔袞又是一曲，投清后开始与李作战并未胜，又是一曲，而后清兵突出来杀李，李败又是一曲，如此等等千波万折，层层涌向“漏斗”——钱塘湾——一样使蓄势更为壮观。高潮（吴死前后）的特点是雄浑，嘎然而止，吴三桂第二次出师——“御驾亲征”，何等气派，然而，一听前军败报，就吐血昏倒，很快就“宾天”了，吴三桂一死，实际上吴氏政权已土崩瓦解，作者也就适时地结束全书了。当然余波——从吴世蕃的继位到吴周王朝覆灭，也写得起伏有致，韵味悠然。

第三个特点是相类的情节写得各有不同。如韩大任代高大节与夏国相代马宝何其相类，同是三桂部下，都是上司谗，都以代者失败告终，但又写得很有变化，韩代高，虽是上司下令，但却是韩的主意，是谗由内起，谗者取代；而夏代马却是敌国之谗，代者、被代者皆不愿；又韩代高是胜利之时，夏代马是败军之后；韩代高是欣然领兵，以为胜券在手，夏代马则明知失败，勉强从命，如此等等，变化多端，而且符合历史实际。再如李自成获陈圆圆，与赵良栋俘莲儿也颇为相似，二女子都是三桂爱姬，又都是因战争沦于敌手，但又并不雷同，陈圆圆是坐困京城，随众为俘，是被动的；莲儿则是自出计谋，舍自己保吴灵柩而被俘，是主动的，陈终于活着见到吴，而莲儿则绝食而死，圆圆令李闯

思，莲儿令赵良栋敬，陈灵活，莲儿贞烈。

再如不少战斗描写也是既相类又极有变化，最有意味的是“诈降”问题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吴三桂、尚可喜、耿精忠等降清皆可谓诈降，然而最有意味和富于变化的是“孙年”的“诈降”，情节是这样的，当王屏藩与图海鏖战时，图海刚有小胜，急于事功，命前军赵良栋令孙年寻其兄吴将孙祚，劝其降清，以为内应。老于行伍，勇智兼备的赵良栋也相信图海“非此不足以撼之（指王屏藩）也”的判断，令孙年按计行事。孙年混入吴军，劝其兄曰：“三桂已死，周室将亡，吾兄当预作他计，趁此立功投降，亦一机会也”。孙祚佯作应允但留下弟弟后，马上向王屏藩报告，并说：“不能以兄弟私情而误国家大事”。于是王屏藩象诸葛亮破魏兵一样，“将计就计”，大败图海，“赵良栋被数伤，折得人马三千有余”。这个例子也说明吴部下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刻，仍然忠于吴（虽吴已死），可见吴部下之忠诚，但这都不仅是小计小用，实际是回光返照，无济于事，不久王屏藩就忧累而死了。

由上可知《演义》不少情节确可与《三国演义》等名著媲美。其实又何止情节，《吴三桂演义》象一切优秀历史演义一样，以史实为依据，以立意为经纬，以想象为血肉，凸现了逼真生活的复杂性。采用全息摄影手法，分镜头组装，不是连环画式，也不是动画式，而是电影式，但又不是纪录片，而是艺术片，可见作者之眼力和组织才能。

人物。我国著名作家茅盾，曾盛誉《水浒》人物个性鲜明，说写得好的有“一打以上”。笔者认为《吴三桂演义》，人物写得好的也有“一打以上”。除吴三桂外，董其

昌、田畹、毛文龙、袁崇焕、陈圆圆、莲儿、图海、蔡毓荣、赵良栋、夏国相、马宝、高大节、王屏藩、胡国柱、郭壮图等等，皆可谓形象鲜明，各有特色。

董其昌，深谋远虑，忠心为国，仗义执言，“智者见于未萌”，在袁崇焕去毛文龙处视察时，就觉察毛处境危险，袁也将“不免”；在得知吴三桂“强索”陈圆圆后，连忙去信诫吴。荐吴、诫吴、谏袁、叹毛，这四个情节将一位忠心耿耿、英明正直的老臣形象历历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田畹，点染不多，主要在对陈圆圆问题上展现其形象，一心想保持荣华富贵，找个靠山，但又不想割爱，却又在陈圆圆的摆弄下，一步步入彀，活脱将一个昏庸、无能的皇亲国戚的嘴脸勾画了出来。

陈圆圆，作者虽多次讲她不仅天姿国色，更兼诗词书翰，似乎是一个美而多才的女子，可是书中着重写的是这样几件事：一、计嫁吴三桂；二、计离李自成；三、拟入空门；四、多次劝三桂轨于正。书中甚至公布了她的几封信，但给人强烈的印象却不是貌和才，而是她的识和智。她非常了解田畹的心理，不愿让她去吴处，但又怕大兵一到，好景不长，想找靠山，于是陈就设计了一个“圈套”，让田主动请吴上门，她自己扮演了一个不愿离田，而为了田又不得不离开的角色，这样田就顺利地放行了。这一情节笔者以为比《三国演义》中“王司徒巧使连环计”写得好，陈圆圆远胜貂蝉。对李自成也是如此，李杀死吴全家而独留圆圆，其意不言而喻，并且李在戎马倥偬中也总带着圆圆，与圆圆偕老的想法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，可是在陈的如簧巧舌，似乎处处在为李设想的情况下，李终于同意让她自由，而她又

想好对吴说的一套话，以免吴认为陈被李污而厌恶，是何等的灵活机变，这些都可说是她的智。而从多次规劝吴三桂的内容来看，主要是：一、劝吴责问清朝，何以打败李自成后竟违约入踞北京；二、劝吴见永历时着明装；三、劝吴不要儿女情长，要勇于进兵。这三方面都是重大问题，关系国家命运和事业成败，可以看出她不仅有远大目光，而且胆识超群，但是这些堂皇正大的议论，只表现了政治家的风度而看不出才女的风情，描述是否溢出了创作意图且不管，就形象而言，确是鲜明生动的。

鲜明生动地刻画人物，这是各历史演义都需要、也应该做到的。《吴三桂演义》还有其别种历史演义中难以达到的特色。

首先是人物在群体中见特色。书中见名姓的有几百人，可分好几个群体，主要的有：一是以崇祯、永历为首的明朝统治群；一是以清多尔袞、康熙为首的清朝统治群；一是以吴三桂为首的群体。各群体相类人物写得各有特点，如崇祯、永历都是亡国之君，他们都想能复兴祖宗基业，有一番作为，宵旰衣食，敢作敢为，最后视死如归，为国殉身。这一点，似乎没有什么不同。但仔细看来，崇祯更多的是刚愎自用，手杀妻儿，然后自缢，刚烈可见。而永历虽敢于面责吴三桂，但见到吴送的罗巾暗示要他自杀之意，他就不忍见母后受累了，因而稍见慈软。再如田畹和丁魁楚，都是贪图享受，期保富贵，可是丁的奴性大大超过田。

再如吴三桂群体中的马宝、王屏藩、高大节，都是骁勇善战的将帅之才，可是高大节的委屈求全，壮志未酬，饮恨

而死，王屏藩的巧捕战机，反败为胜，勇挫强敌；马宝的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等又各具特色。

人物刻画的另一特点是在互补中见价值，书中写了不少互补人物，相互依存，相得益彰，如吴襄与董其昌、袁崇焕与毛文龙；吴三桂与耿、尚；陈圆圆与莲儿等。吴襄武人干政，受人奚落，补充了董其昌的深谋远虑，为国荐才。袁、毛皆为统帅，袁的深心杀毛，也补充了毛虽然跋扈专横，但也天真顺从，这些又都补充了明朝统治集团的腐朽，大厦已倾，众木难支。

人物描写还有个特点是在撞击中见个性。例如袁崇焕看到毛文龙在皮岛等处部署严密，又对袁执礼甚恭，就一闪念不想杀毛了，但马上又想到今日不杀，后更难控制，而公堂责问毛时毛语言冲撞，袁终于下决心杀毛，这就突出了毛的粗率，和袁的识见，爱才爱国，但又忌刻、专断。又如韩大任、高大节，同是效忠吴氏，同是骁勇善战，也曾患难与共，但大败安亲王岳乐之后在论功行赏的“撞击”中韩的胸襟狭窄，不顾大局，甚至挟私行谗，自取败亡；而高的情志忠纯，见于未萌，也泾渭分明，跃然纸上。

再如莲儿和陈圆圆的议论中，要圆圆谏三桂，可见她深知自己人微言轻，对吴之影响不如圆圆，后来在三桂死后扶柩退兵时，主动献计打着三桂旗号断后，以至被俘，都是对三桂一片忠贞。但陈圆圆为了达到目的，是权变，用诈，掩盖其内心真情；莲儿则是直述自己目的，以死抗争，尤其是绝粒而死，更胜圆圆在李自成处的苟活，这也是娼女与良家女的个性微妙差别。

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，《吴三桂演义》作者刻画人物手

段之高明，决不亚于《三国演义》。

3

当然，《吴三桂演义》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。前文曾提及，书中不少情节陷入迷信、主观唯心论等，如说吴亡是天意，是杀明永历的报应，神龟已预示吴败等。此外，书中还存在不少差错。如第二十五回写“韩大任败死扬子江”，可是到三十六回却又写“韩大任自九江败后，奔回长沙”等，直到三十八回又让他死了一次（笔者已将“败死”改“兵败”），再如王辅臣降图海后，王屏藩大破图海，俘获甚多，却无一字提到王辅臣。就人物而言，李自成似乎可厌之处多，形象把握不准等等。

最令人遗憾的是本书作者却不知是何许人也，有人说是陆士谔，但并无确据。至于该书最早的版本，为宣统三年（1911）上海书局石印本，自属晚清小说范畴。后来翻印的有改书名的，如“上海大达图书供应社”翻印的叫做《明清两国志》，不过该版本标点错误极多，内容也有不少差错，现作了校订，准确性如何，尚待海内外广大读者指正。

1988年春节于石头城

例 言

是书所取材以《圣武记》及明季稗史为底本，而以诸家杂说辅佐之。既取材于实事，则资料自富，故俯拾即是，皆成文章。

读是书者须有大关键，即吴氏之兴亡是也。其兴也，以易服哭陵感动人心；其亡也，由背明裔称帝自尊。读者当于此注意。

三桂以孤军反动，六省即陷，郑经与耿尚二藩皆联族来归，势力既盛，而谋臣勇将又如雨如云，乃后则西不能过平凉，东不能渡长江，以其始则言扶明，而继乃背明故也。入衡自帝，后不特郑经与耿尚为之灰心，即夏国相、马宝等，此时亦有口难言矣。读者不可不知也。

昔人诵杨妃诗云：“马嵬死后诸军退，妾为君王拒贼多。”又云：“唐书新旧分明在，哪有金钱洗禄儿？”皆为杨妃洗脱也。是书陈圆圆一人如魏源所记，固多贬语，论者亦有比之如褒姒、张丽华一流者。然后儒多避其非，故是书所记圆圆悉有所本，非故为圆圆洗脱也。

历来亡国，其后宫每多嬖人，然圆圆连儿皆能谏其君以义。又历来亡国，必由奸庸当道，先失人心；而吴氏则谋臣